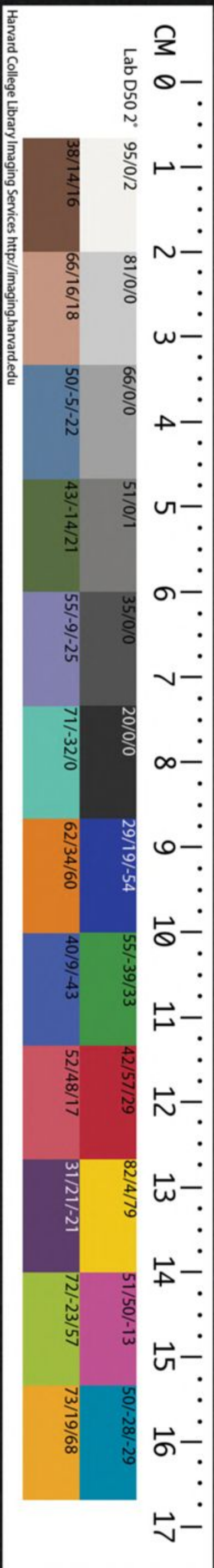


T2571/3202d (57)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五十七
得竟八十七
武昭王
人姓李氏漢前將軍
會神仲初為將軍
言乃欣道也
本姓因系于久也
州右姓而祖列
祖今任張氏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御撰

涼武昭王

子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竝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
沉敏寬和美噐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
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
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
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
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
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
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
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

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
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
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
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
業業以玄盛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
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
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
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
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

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東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

繇見嗣唱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友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宄禾三縣為涼興郡遣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

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坡隆安四年
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為大都
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
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
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為征東將
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僊為左長史張邈
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
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
史張林為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為從事中

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
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軍晉興
太守汜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
為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為威遠將軍
西平太守趙開為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
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
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
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
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

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王
於于寘至是王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
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
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
士貞女立盛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
時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
堂立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
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
熙元年立盛改元為建初遣令人黃始梁

與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
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聞鴻基景文
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
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愆屯遭
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卷言顧之
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
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
藪故太尉西平武公執當元康之初屬擾
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

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
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
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裔遐邇欵藩世
脩職貢晉德之遠揚繁此州是賴大都督
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
匡時難尅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
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
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

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
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
百齡五胡僭竊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
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
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
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
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
魯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秦時務伯
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

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
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
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
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
爲荆楚替貞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
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
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
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

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
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離肝焦慮不
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
通實如唇齒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著
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
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輟弱任重
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
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

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
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謂羣寮
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衆
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
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
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鷄跣一城自張掖已
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
風過於躬人之望西伯大業湏定不可安
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

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
以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
徵宋繇為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
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誠
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
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
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
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

晉書卷五十一
轡百慮填膺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
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
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誠
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已纂脩
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
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
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
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
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

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
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踈
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御左右
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
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派去惡
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
勿忘須臾察佐邑宿盡禮承敬謙饗饌食
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
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

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
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
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為當隨
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
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
朝為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
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
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
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

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深
褻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儁檀假道於北山
鮮卑遣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
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
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
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
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
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
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

關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武威武威
張掖巴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
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
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
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于
敦煌南于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
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
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
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

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
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虿充衢方珍貢
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
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
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
以諸事草創君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
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
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
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

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為效又
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為行留
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
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
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為軍
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夷校
尉敦煌太守統攝岷裔輯寧殊方自餘諸
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
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玄盛既遷酒泉

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
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
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
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
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
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
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
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
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

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
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
葛亮訓誡以勸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
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
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
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
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
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

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
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
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
勉哉玄盛乃脩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
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
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羣雄
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
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
而禿髮僭禮入據姑威且渠蒙遜基宇稍

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
以誕駕乘有輿于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
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
煦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
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于朱門羨
漆園之傲坐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
耕穢鷄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
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竒
秀木之凌霜挺脩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

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
榮于常衢控雲轡而高驥攀瓊枝於玄圃
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鳶于
南岡時芾獲彭心徃形留眷駕陽林死首
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
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
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
園派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
竝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

紫宸赫赫謙光宗明奕奕岌岌王居誥誥
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頽巖深后
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楫紳淪胥而覆溺
呂發豐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
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
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烜
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
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閭王命而
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絕路而繼軌

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怙蒙邈靡依而
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
悠涼道鞠焉某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
相期之所會諒宣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
基躡岷嶼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
於峻峰崇崖嵯峨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
紆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
鷄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
同心以御物懷自彼于握掌匪矯情而任

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
以就軼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
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絀或後
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彥于無際
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于
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繁而慷慨起三
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
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
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

挺竒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
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
遠蹤倅徽猷于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
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
雨嶠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
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
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
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
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

平城翼翼上弼恣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
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巴墜間昌寓之驟
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
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寐表
畧韻於純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
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
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
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
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

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
也善相輔導迷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
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畧乖
秉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
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
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于
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
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蓋歎僻陋遐方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漆

中庸及劉彥昂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
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
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金吾景等歸晉
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
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為之誄
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
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為
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

大赦境內改年為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
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
錄三府事索仙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
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
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
為之後繼蒙遜率眾三萬設伏于蓼泉士
業聞引兵還為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
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
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

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遷是歲
朝廷以士業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
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
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
入歲已夾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
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
在農戰懷遠之畧事歸省簡而更繁刑峻
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
咎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

天之子愛人后躬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
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
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
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
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
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
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
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
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

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
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深熙
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
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威南
門崩隕石於開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
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
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
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
之成事亦毀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

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
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
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
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
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
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
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
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
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

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
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
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
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儉
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
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脩秦氏之術以
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
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
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

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
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於不納士業立年
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
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儂檀命中外戒
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
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
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
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豐來距戰
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

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
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
泉為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
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
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
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
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
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
熾夢白頭公衣帽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

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
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
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
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篋嶮好殺大失人
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
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
興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
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
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隄以水灌城

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隄蒙遜
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
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
翻子寶等于姑厓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
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帝
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
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
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
豢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吞鸞之開基涼
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
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
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
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
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
於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
䟽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
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

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釁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
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
來裔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音義

稱反香反奴昆反駟反古華反且渠反子余反謾反所六反惶反胡光

駢反息管反赫反呼格反泮反普半反遭反張連反榛反士臻反拓

託反繫反烏奚反餽反速音反昏墊反都念反鴟反處脂反樂反涇反洛

二音反類反盧對反儻反壇反音反糈反又反恣反睢反許上反如字反下

睢反音千反余反荏反如反甚反勅反渠京反菴反謁反於反蓋反沮

七反余音鳶音嚇呼訝反漱所祐反彭音閔若覓反忪

蒙上也之凶反惶音嶮業上才接反欽音吟

鞅於兩音單都孝反馘古獲反妾所衙反恰若洽反恭

患音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御撰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

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

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

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示色承顏

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豐豐忘勸佳節思蔬

忝之勤循咳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

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虛與嗟灑



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
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
協脩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
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
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
祗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王之
社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
文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
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刑心睽
則葉頰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藟乃有推肥
代瘦徇急難之情護果同衾盡懼愉之致
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
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
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
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
庾袞顏令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
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
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志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秦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

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子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外無君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孛孛孛孛，孛孛孛孛。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

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覽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

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

晉書卷五十八
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
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
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
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
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
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
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
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
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
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
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
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
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
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
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

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
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
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
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
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
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
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

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
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
年八十七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
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閔之役
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
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
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

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
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
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
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毋沒每雷
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蓼莪我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
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遂

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
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
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
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
僑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
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
土牛旁聲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
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
為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

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
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
哀後更稼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
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去凶斷絕毋以此
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
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
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
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
操寒苦自居眉笈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
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
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
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
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
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
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
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

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
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
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三親沒樂
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
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備苦求來
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悲號鳥獸
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
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

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
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
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
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
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深簷鹿與
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
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
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
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喪

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阻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祭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焉

庾袞

大體請臺量議跡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襲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

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筭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

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糗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衮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撿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

遠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
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
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衾之罪也父
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
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
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
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
美服既具衾乃刈荆茗爲箕箒召諸子集
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

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
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
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
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衾哀其早孤痛其成
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
不垂涕初衾父誠衾以酒每醉輒自責曰
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
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
不倦衾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

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
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
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
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
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
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
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
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
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

造役之衣杖鋪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
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
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
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
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
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齊王罔之唱義也張弘等賜掠于陽翟袞
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
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

戰是謂棄少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

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蒲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罔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

早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
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
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
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
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
安交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
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
之志及將收獲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
眩瞽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

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
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
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
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
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
宗族鄉黨莫不宗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
焉有四子恂蔑澤掬在澤生故名澤因掬
生故曰掬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為侍中蔑

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皇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

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立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著

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畧見之
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噐或解
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
稻者畧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
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會稽虞喜隱居
海隅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娉喜弟預女
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畧同志時人號
為深鴻天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畧學
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
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為揚州檄畧為主簿
司徒蔡謨辟為掾屬立不就尚書張國明
州土之望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
十八朝野嗟痛之畧未及大歛有一老父
緇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
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
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
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
之測也

顧含

顧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
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元畿咸
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
喪旒旒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
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
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
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
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

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
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
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
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
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
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
語欲食所須託之
夢闔家營視頓廢生
業雖在母妻不能
倦矣含乃絕棄人事
躬朝侍養足不出
有十有三年石崇重

含悼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
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
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
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
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
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
應須舁地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
歎思時嘗書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
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

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
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
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闔陽令元帝初鎮
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
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為東陽太守
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
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
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
吳郡太守王道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

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
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
勢門使反田來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
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
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
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尋除國子祭
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

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
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
公雖重理無偏訖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
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侯於我我有
邪德乎人嘗論少正郊盜跖其惡孰深或
曰正郊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其含
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
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無咸服焉郭璞嘗

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于含含以
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
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木
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
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
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淳誠所

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
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竝有
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
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
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
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
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覺深重幼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躬為人子
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
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躬收淚
視地便有重生焉因得解餘而歸食而不
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
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
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躬自是食之七載
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
躬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

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
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
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
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
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
祐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
之士也勸躬就徵躬曰當今二公有晉之
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
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

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
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
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
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
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
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
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
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
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

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
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
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
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
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
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
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
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
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為大司

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出祖
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
君稷契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于乘為
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
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
然聖迹稍靡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
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罔竒之轉拜新興
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

於劉聰竒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
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
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
乎夫北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
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
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脩操
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
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
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

與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母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拜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

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蠶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

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
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
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
自號漢大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
罵不艾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
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
刃不自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

利鋪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
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
以鋪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
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
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
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廡究其義行元興
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
終于家

葉虞

葉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
遠量惠帝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
為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
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
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
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
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
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
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

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
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權然盡
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舍失脯疑
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
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
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家間尋求果得之
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知兄仕于石勒
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
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

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
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
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
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
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
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
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
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
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
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
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
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
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

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
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
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
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
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
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
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
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
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

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
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一婢便為購
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
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
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
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
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
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
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界

山唱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簞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極貧寒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

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玄異其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載昌貫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衷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重察

異時均美許攷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維
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園居喪之禮寔古
今之所難焉庾叔喪不匱表於執勤則裕
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
急病護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畧之
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
罪劉躬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
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
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豈崇抑為
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倫輩其餘羣子竝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
烝烝揮泗涸柏對棍巢鷹密羣夏庾風標
至性文度弘都勤脩懿行敦彼孝友載光
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
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音義

豐豐音尾循咳該音曬所綺頰與俯沫莫葛蔣

時吏此毳反醮子誦子豎刁哺音薄

及蟪齊曹飴與之蓼我喬音六喬音居

及邴兵承負笈其輒學士所以負書籍許攷茲

羸憊防介頸居郢搏搏音袞古袞音裕一本管

音舉糝先感捃居運椽象音茗音麇音麇音麇音

艾續孥音叟初力藥而髓怵直牛眩瞽音

反蔑莫結呵呼何籃盧屬反惇都昆瞳音

刮古滑髦音莖居隱榱椽上所追反穰音

反扶丑栗認而晉鉏助魚厥許金焰同燄音

瞻荒渠營購古候葦葦音塼音璧音瀟音歷音槐音

反髯汝盪音

